

散文

二舅

■常全欣

清明节将要来了。这段日子，我想念离开我八年多的母亲。母亲刚走的那些年，我写过几篇怀念她的文章，其中提到她生前最牵挂的二哥，也就是我的二舅。岁月催人老。去年，我的二舅也走了。在他离开我们的第一个清明节，我想说说他，也算是一种纪念。

二舅叫王海青，小名儿叫王老虎，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姥爷和姥姥给他如此霸气的名字。二舅出殡的时候，要往他手里塞些粮食，寓意在黄泉路上遇见拦路的狗，扔些粮食给它。同村的一位老人说，王老虎不怕，他叫老虎，厉害着呢。我突然明白，二舅的小名儿，不是霸气，而是叫出了他的性格：倔强、暴躁。

二舅一生未娶，也无儿女。小时候我去姥姥家的时候，就见二舅和姥姥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姥姥九十三岁去世。两间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外屋，是二舅住的，南北方向放着一张床，床头放着收音机，被褥虽然旧，但很整洁。五六十岁的二舅，在姥姥眼里，仍是个孩子。每次去姥姥家，二舅总到集上买两碗卤肉的料汤。卤肉汤面条，汤油腻腻的、红艳艳的，像有红烧肉。这是他对妹妹最好的招待。

吃过饭，母亲和姥姥唠家常，我就摆弄二舅的收音机。二舅没有文化，在他的世界里，听广播的唯一用处就是听天气预报，或许知道天气，可以与别人聊天时有话说，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天气的变化对他的生活能有什么影响。后来，他每次到我们家，看见电视，就问“广天气没有”，我说“一会就广”，二舅说别忘看看。我就打开电视，只是不知

道那一个个陌生的城市名，他听不听得懂啊。

和二舅的一次单独交往，是在我读初中时。我去镇上参加竞赛，回来的路上，看见一辆拖拉机拉着满满一车子麦秸，在像小山一样的麦秸堆上，一个人窝在上面。他不是二舅么？我喊了一声，他看见我，急忙让停车。二舅问我，我说参加考试去了，二舅很高兴，尽管他不识一个字，但知道去考试当然是成绩好。他从裤兜里掏出了几张钱，一把塞给我，“买个烧饼吃”。回到家后，我说我见二舅了，还给了他七块钱。母亲很纳闷儿：吝啬出了名的二哥，为什么这么大方，拉一天麦秸也就挣十来块钱啊。

姥姥去世后，二舅一个人生活。他对两个妹妹，也就是我的大姨和母亲越来越亲。隔不长时间，他就骑着三轮车，先到大姨家，再到我们家，每次都是一根荆绳子捆着一把油条。二舅来了，母亲拿最好的饭菜招待，临走的时候，还给他带上一袋子馍。换季的时候，母亲让二舅把被褥、棉衣带来，帮他拆洗、缝补。过年了，母亲炸几条鱼、一只鸡，让我给二舅送去。正月初二去拜年，在给大舅家的礼品中，礼节感更强些，有大馍、果子、蒸馍，该有的一样不少。而给二舅的礼品中，则是母亲炸的丸子、麻叶、包的包子，还有背着父亲偷偷切下的准备招待客人的猪脸肉、盐牛肉。失去了爹娘的兄妹，手足之情令人感动。

二舅对他最小的妹妹，也就是我的母亲，十分疼爱。母亲先于二舅去世七年。送别母亲那一天，在棺材即将闭合的时候，行动不便的二舅突然喊了一声“等等”，他蹒跚着来到母亲面前，拉起

母亲的手，哇的一声痛哭起来，让我们揪心地疼。几年之间，我的大舅、大姨都去世了，兄妹四人，只剩下他一人了。那一刻，二舅真正感到了孤独。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倾听他的心里话呢？

这些年，我回家越来越少，与二舅的相见，也就是春节的时候。给他的礼品，也变成了方便面、火腿肠、袋装牛肉，总感觉有太多的生冷，也就像我们对待他，慢慢地成了一种礼节。他偶尔到我们家，和我的父亲聊聊天，只是这两年也越来越少了。

去年六月初八，表哥打来电话，说二舅的身体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不正常，我们急匆匆地去看他。二舅双腿弯曲一团，腰也直不起来了。我站在他床前，说：“二舅，别忘了吃药，我们还等着过年给您拜年呢！”二舅摇摇头：“过不去了，今年八十四了，都得走啊！要是有一个指标，咱也去争取争取。”没有文化的二舅，我觉得他一生说过的话，这一句最有哲理。

真没有想到，就在我们看他后的第六天，他走了。表哥给他买了一副至好的棺材，还有一身好衣服。二舅安详地闭了眼，或许他这一生，没有哪一天能像这一天一样，可以向别人炫耀自己的“行头”。

二舅回到了她的母亲、哥哥身边。如今，我的姥姥，我的大舅、二舅，我的大姨，我的母亲，都变成了一个土丘。或许经历过几场风雨之后，这一个个土丘，也会被时光抹去所有的痕迹。这就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哪怕腰缠万贯、辉煌一生，哪怕像我的二舅，无声无息、平凡平庸。



清明节 挥之不去的痛

■尚纯江

花儿盛开，禾苗茂盛
在清明时节
是什么将我埋藏心底的记忆触痛
一条亘古相传的血脉
穿过时空，穿过我的骨骼
让一捧黄土对视心灵
痛彻骨髓的思念
泪眼婆娑
让过去与未来
一同怀念
鲜花和纸钱，敬畏与虔诚
一同担当未来的砥砺
已逝的故事触手可及
先祖以及先烈
在倾听麦子拔节的声音
跋涉的脚步
一往无前，从未停息
面对祖先和逝去的亲人
我再一次
将思想和灵魂擦拭干净
如同坟前的柳树
以及墓碑前的松柏
郁郁青青

一年一度的思念
让潮水泛滥
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这一天
在岁月的长河中泛起波澜
春风
把一抹嫩绿的希望绣上枝头
花开如潮，相继被清明举过肩头
蒲公英的黄花在泥土的幽香中
唤起泪水盈眶
坟头的菁菁松柏
让手里的一捧黄土
变成奠基的仪式
冥币和纸钱
在日益增添的怀念里想念
日思夜想的容颜
过去的一切
渐渐遥远
而刻在心中的痛和记忆
逐年增添

小小说

下棋

■胡天喜



少者不甘心，脸变成了紫茄子，发誓最后一盘一定要赢。

但是，比赛的结果，少者还是败下阵来，气得眼里噙满了泪水。

“来，兄弟，咱哥儿俩下一盘？”站在一旁观战的老者脸上依然带着笑，态度和蔼地问。

“中。”熊局长洋洋得意，暗想，你连个小孩子都赢不了，还能赢过我这个单位的冠军？

不过，刚一交手，熊局长的底气就不足了，老者攻势凌厉，步步紧逼，奇招百出，几步下来，就把他逼进绝境，他招架不住，只好认输。

连续三盘，战况依然，熊局长不得不承认，他不是老者的对手。于是，他不解地说：“老同志的棋艺如此高超，刚才怎么老是输在孩子手下？”

“他是我的孙子。”老者答非所问。

税务局的一把手熊局长爱下象棋，并且战绩辉煌，几年来局机关举办的象棋比赛不下几十次，在几百人参加、高手如云的情况下，屡战屡胜，每次都是他的冠军，为此，他高兴过，兴奋过，骄傲过，自认下棋水平还算不错。

一个星期天，熊局长到公园闲逛，看到一老一少正在下象棋。老者六十多岁，只见他面带微笑，一只手抚摸着山羊胡子，一只手熟练地挪动棋子。少者有十岁大小，一脸严肃，神情专注，脸憋得通红。他禁不住驻足观看。

轮到老者走棋了，这时候，熊局长看到一步好棋，如果按他的思路走了这步棋，保证能将少者置于死地，他想上前给老者指出来，但想到“观棋不语”的规矩，咂了咂嘴，没有说话。可老者没按他的思路，而是拱了一步不疼不痒的小卒，最终以失败告终。

连续三盘，看似胸有成竹的老者都败在了少者的手下。

“小朋友，来，叔叔跟你下一盘？”熊局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心想，几十岁的老人却屡屡败在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手里，岂不丢脸？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你肯定不行，我爷爷就老输给我哩！”少者并不把熊局长放在眼里，此刻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

第一盘，熊局长赢了。

第二盘，熊局长赢了。

第三盘，还是熊局长赢了。

“哦——”熊局长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也只是玩玩而已，比起税务局的李高峰，我还差得远哩。俺爷儿俩下棋，每次我都输给他。”老者谦虚地说。

“谁？谁？税务局的小李？”熊局长怕是听错了。

“就是他，在办公室当主任的那个。”看熊局长怀疑，老者从石礅上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说，“你要不相信，哪天我邀请他来，跟你杀一盘？”

“不了，不了。”熊局长急切地摇了摇头，逃也似的走开了。一边走一边想，局里每次比赛李高峰都是自己的手下败将，怎么……

转眼，国庆节到了，局里照例进行象棋比赛，这次，熊局长借故没有参加，果不其然，李高峰获得了冠军。

从此，局里的象棋比赛再也看不到熊局长的身影了。